

唐诗论文集 续集

刘开扬 著



唐诗论文集续集

刘开扬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唐诗论文集续集

刘开扬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3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句容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插页 2 印张 11.375 字数 253,000

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3,0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706 定价: 3.15 元

续 集 序

我在《唐诗论文集》增订本自序里曾说，如果健康情况允许，还将续写有关唐诗论文。事隔五年，虽然自己已衰病侵寻，精力颇感不济，但没有忘记作过的诺言，边读边写，时断时续，终于完成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续集。

这部续集，论述了唐初各家以及沈佺期、宋之问、李峤、杜审言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贺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贾岛、罗隐等人的诗，而以论李白和贾岛为主。与前集比较起来，所论述的诗人大约相当，篇幅却较长些，论述也力求能够深入一些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有时下笔颇感困难，深恐重复前人写过的东西，徒自浪费读者的时间，因而把写成的东西一删再删。有时又下笔不能自休，觉得材料搜集不易，过于精简，反使读者不明来龙去脉，加之有的书寻觅不易，引录一些，可以为读者省却查找的困难。由于以上原因，本集中，只少数篇章不过万字，大多则在二万字以上。刘勰说：“昔谢艾、王济，西河文士。张俊（当作骏）以为艾繁而不可删，济略而不可益，若二子者，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熔裁篇》）这也即是《庄子》说的“凫胫虽短，续之则忧，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”（《骈拇》）的意思。要达到繁不可删、略不可益的境地，非高才而勤思则不得。自顾所

作，距此要求相差甚远，只能说是才薄而又努力不够。文字不敢求其高丽，但求能表达著者之意为止。不过也不仅注意叙述的流畅，同时注意表达的确切。稿经反复修改，仍恐尚有不周之处，给读者带来不便。需要加以说明的，《李白生平及其创作》是我在李白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，前段与《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》略有重复，又其中稍有涉及李文之处，与为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》一书而作的《论罗隐》一文相同，此虽于体例未能尽纯，但亦有便于较全面地理解所论述的作者，故未加删削。

对于前人或时贤的研究，著者一向是尊重的，如有不同看法，也坦率提出，非敢自以为是，期在得到批评指正，共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而已。

还有为了帮助了解诗人和诗意，对必须考证、解释的问题不厌其详，每以有的诗集前人无注，千载而下，试为探索，何异冥行擿埴？以意揣度之处，或不能免于穿凿之讥，博雅见教，敬谨接受。编集既竣，爰为此序。

刘开扬

一九八四年元旦于成都柿叶楼寓所

目 次

续集序·····	1
论唐初的诗坛·····	1
谈沈佺期、宋之问、李峤、杜审言等人的诗·····	41
李白生平及其创作·····	64
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·····	74
论李白的乐府诗·····	98
略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和表现方法·····	139
关于杜甫湖南纪行诗的编次考证·····	158
读李贺诗小笺·····	172
论刘禹锡的诗·····	224
论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·····	247
论贾岛和他的诗·····	268
论贾岛诗的师承和影响·····	307
论罗隐·····	337

论唐初的诗坛

论唐初的诗，不能只从唐初谈起，而应该溯及齐梁陈隋的诗，因为唐初的诗坛，是弥漫着梁陈遗风的。要说明梁陈诗风，最好是从梁初钟嵘的《诗品》谈起。他在叙文里畅叙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，对魏晋以至刘宋元嘉中的诗歌他都加以肯定地说：

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，公幹、仲宣为辅；陆机为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阳为辅；谢客为元嘉之雄，颜延年为辅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词之命世也。

他强调《诗·大序》提出的六义中的赋、比、兴三义，他说：

故诗有三义焉，一曰兴，二曰比，三曰赋。文已尽而意有馀，兴也。因物喻志，比也。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宏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幹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彩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若专用比、兴，患在意深，意深则词蹇。若但用赋体，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思矣。

这是说得很全面的。不如《文心雕龙·比兴篇》的，是他没有指出“比显而兴隐”，但比陈沆《诗比兴笺》的过分强调比兴为

愈，因为陈氏是针对中唐以下只知用赋，而比兴全无说的。古今为诗者众矣，或以赋为诗，则诗近于文，或专尚比、兴，则诗意不显。而名家成功之作，往往兼此三用，故少瑕累。他指出诗人对四时气候变化、嘉会和离别，自然感而为诗，他还强调诗人的特殊经历和遭遇，与作诗有极密切的关系。他说：

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，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。或负戈外戍，杀气雄边。寒（当作塞）客衣单，嫖闺泪尽。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反；女有扬蛾入宠，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？非长歌何以骋其情？故曰：“诗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。

这一段话，比起《诗·大序》说的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。……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，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更为具体深刻，也更为中肯一些。

对于齐梁的诗，他则指斥不遗余力。他说：

今之士俗，斯风炽矣，才能胜衣，甫就小学，必甘心而驰骛焉。于是庸音杂体，人各为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耻文不逮，终朝点缀，分夜呻吟，独观谓为警策，众睹终沦平钝。次有轻薄之徒，笑曹、刘为古拙，谓鲍照羲皇上人，谢朓今古独步，而师鲍照，终不及“日中市朝满”（鲍照《代结客少年场行》句），学谢朓，劣得“黄鸟度青枝”（虞炎《玉阶怨》句，见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三，《玉台新咏》卷十度作间），徒自弃于高明，无涉于文流矣。观王公缙绅之士，每博论之余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，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，淄澠并泛，朱紫相夺，喧议竞起，准的无依。

他批评的庸音杂体，有富家子弟的平钝之作，有轻薄之徒模拟鲍照、谢朓的拙劣诗句，也批评了王公缙绅的任意评诗，不辨

淄澠，以紫乱朱。这就比《文心雕龙·明诗篇》只谈晋宋的玄言、山水诗更进了一步。后者说：“江左篇制，溺乎玄风，……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，俚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，情必体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。”也比刘勰在《通变篇》只说“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，多略汉篇，师范宋集，虽古今备阅，然近附而远疏矣”更为具体明白。后来魏征在《隋书·文学传》序中说：“梁自大同以后，雅道沦缺，渐乖典则，争驰新巧。简文、湘东启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分路扬镳。其意浅而繁，其文匿而彩，词尚轻险，情多哀思。格以延陵之听，盖亦亡国之音乎！周氏吞并梁、荆，此风扇于关右，狂简斐然成俗，流宕忘反，无所取裁。”也是同样的意思。

钟嵘标榜诗语的直寻，反对用事，是有他的针对性的，他说：

至于吟咏情性，亦何贵于用事？“思君如流水”（徐幹《室思》句）既是即目，“高台多悲风”（曹植《杂诗》句）亦惟所见，“清晨登陇首”（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五七引张华诗句）羌无故实，“明月照积雪”（谢灵运《岁暮》句）诂出经史？观古今胜语，多非补假，皆由直寻。颜延、谢庄尤为繁密，于时化之，故大明、泰始（宋孝武帝、明帝年号）中，文章殆同书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长（王融字）等词不贵奇，竞须新事，尔来作者，寝以成俗，遂乃句无虚语，语无虚字，拘挛补衲，蠹文已甚。

这段话对齐梁诗的诗语好用事不重直寻，批评是中肯的，但他认为“经国文符，应资博古，撰德驳奏，宜穷往烈”，而诗歌则完全不须用事，却不免有些矫枉过正。还是刘勰说的“取事贵约”（《文心雕龙·事类篇》）可供补足。

同样，他对宫商四声也持反对的意见，他说：

若曹、刘殆文章之圣，陆、谢为体贰（孟、荀体法颜、冉）之才，锐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闻有官商之辨、四声之论。……古曰诗颂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。……与世之言官商异矣。今既不被管絃，亦何取于声律耶？……王元长创其首，谢朓、沈约扬其波。三贤或贵公子孙，幼有文辩。于是士流景慕，务为精密，襞积细微，专相陵架，故使文多拘忌，伤其真美。余谓文制本须讽读，不可蹇碍，但令清浊通流，口吻调利，斯为足矣。至平上去入，则余病未能，蜂腰鹤膝，闾里已具。

这也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，四声八病诚然过于烦琐拘迂，但诗歌发展已到了王融、谢朓、沈约“三贤”的时代，也就不能不出现重声律的局面，诗虽然不一定要被之管絃，但吟咏讽诵也还应求其铿锵谐调。刘勰对声律的论述有过分强调之病，但他说：“凡声有飞沉（平清仄浊），……沉则响发而断，飞则声扬不还，并辘轳交往，逆鳞相比。迂其际会，则往蹇来连，其为疾病，亦文家之吃也。……左碍而寻右，末滞而讨前，则声转于吻，玲玲如振玉，辞靡于耳，累累如贯珠矣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声律篇》）还是说得很对的。故范文澜说：“八病苛细固不可尽拘，而齐梁以后，虽在中才，凡有制作，大率声律协和，文音清婉，辞气流靡，罕有挂碍，不可谓非推明四声之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注》卷七，五五六页）又如《丽辞篇》之谈对偶，也可补钟嵘的不足。

善于全面体会钟嵘所针砭的时风，则齐梁陈隋诗歌的衰敝就可以想见其大略。这里举王融、谢朓、沈约用事过多的诗各一两首以资说明。如王融《寒晚敬和何征君点》诗说：“……虚堂无笑语，怀君首如疾，早轻《北山》赋，晚爱东皋逸。上德可润身，下泽有余轡（音必）。”他还有《抄众书应司徒教》、《奉和竟陵王郡县名》、《药名》诗等。如沈约《长歌行》说：“……一倍

(《古诗笺》作陪)茂陵道，宁思柏梁宴，长戢兔园情，永别金华殿。声微无惑简，丹青有余绚，幽篇且未调，无使长歌倦。”如谢朓《新亭渚别范零陵云》：“洞庭张乐地，潇湘帝子游，云去苍梧野，水还江汉流。停骖我怅望，辍棹子夷犹，广平听方籍，茂陵将见求，心事俱已矣，江上徒离忧。”至于声病，在他们的诗中也未能免，可见八病之说实为过甚。

当然，梁陈诗中以其浮艳庸下为世诟病的宫体诗，就不只是用事和声病的问题，而钟嵘也未及得睹其流弊之深。梁简文帝是一个代表，他所写的什么《艳歌篇》、《长安有狭斜行》、《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》、《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》、《戏赠丽人》、《咏内人昼眠》、《美人晨妆》、《夜听妓》之类，毋庸深论。连《从军行》这样的诗，结尾也要写上“小妇赵人能鼓瑟，侍婢初笄解郑声，庭前桃花飞已合，必应红妆起见迎”。梁元帝也写过《夕出通波阁下观妓》、《看摘蔷薇》、《戏作艳诗》之类。总之这类诗是庸俗低劣的。倒是谢朓、阴铿、何逊还写了一些好诗，刘峻(孝标)为诗尤有清劲之气，其《出塞》一首可称杰作。这样的诗是不多的。

以后陈后主写了《三妇艳词十一首》、《舞媚娘三首》、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寄碧玉》等。而江总，“于五言、七言尤善，然伤于浮艳，故为后主所爱幸，多有侧篇，好事者相传讽玩，于今不绝”(《陈书·江总传》)。象《置酒高殿上》、《今日乐相乐》、《咏燕燕于飞应诏》、《杂曲三首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七夕》、《和衡阳殿下高楼看妓》、《秋日新宠美人应令》、《新入姬人应令》、《内殿赋新诗》等都是。更不要说后主“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(江总等)共赋新诗，互相赠答，……其曲有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临春乐》等，大指所归，皆美张贵妃、孔贵嫔之容色也。其略云：璧月夜夜

满，琼树朝朝新”（《张贵妃传》后附）了。当然，也有少数稍好的诗，但不能改变总的卑下的情况。

《隋书·文学传》序又说：

高祖初统万机，每念彫雕为朴，发号施令，咸去浮华。然时俗词藻，犹多淫丽，故宪台执法，屡飞霜简。炀帝初好艺文，有非轻侧之论，暨乎即位，一变其风，其《与越公书》、《建东都诏》、《冬至受朝诗》及《拟饮马长城窟》，并存雅体，归于典制，虽意在骄淫，而词无浮荡，故当时缀文之士，遂得依而取正焉。所谓能言者，未必能行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。……时之文人，见称当世，则范阳卢思道、安平李德林、河东薛道衡、赵郡李元操、巨鹿魏澹、会稽虞世基、河东柳颢、高阳许善心等，或鹰扬河朔，或独步汉南，俱骋龙光，并驱云路。

这一段话大体上是说得平实的，既有李谔上隋高祖书请革文弊，而炀帝的诗也有《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》、《早渡淮》、《夏日临江》、《北乡古槐树》等雅正之作。卢思道写了《从军行》、《赠别司马幼之南聘》。杨素写了《出塞二首》、《赠薛播州十四首》、《赠薛内史》、《山斋独坐赠薛内史》等，《隋书》本传：“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（当作播）州刺史薛道衡，词气宏拔，风韵秀上，亦为一时盛作。”刘熙载《艺概》卷二：“隋杨处道（素字）诗甚为雄深雅健。齐梁文辞之弊，贵清绮不重气质，得此可以矫之。”薛道衡写了《出塞二首和杨处道》、《昭君辞》、《昔昔盐》、《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》、《人日思归》等。虞世基也写了《出塞二首和杨素》（见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九七，《全唐诗》卷三六收第二首入虞世南诗）。这些都是比较好的，但是炀帝也有《持杯篇赐吴绛仙》、《忆韩俊娥二首》、《赠张丽华》（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注：“此或伪笔。”）、《嘲罗罗》等艳诗，亦非全无浮荡之词；虞世

基也写了《赋得戏燕俱宿》，就是卢思道，也还写了《夜闻邻妓》（一作《观妓》）、《后园宴》等。所以毕竟梁陈余风犹存，隋时君臣也仍然继承梁陈写作一些浮艳的诗歌。直到唐初未能完全改正。

二

以下论述唐初的诗坛状况。

梁陈余风在唐初是存在的，但同时，隋朝改革文弊的影响也很明显，大体说来，以陈叔达、杨师道、谢偃、上官仪等人为前者的代表，而虞世南、王珪、魏征、王绩等人则代表新的健康的诗风。不过，在多数诗人的作品里，也还不能完全免去前者的感染，因而象李百药、陈子良等较优秀的诗人，也写了一些浮艳的诗，这一复杂的情况只有从具体作品里加以分析、概括才能明白。不仅如此，谢朓、阴铿、何逊、刘峻等人的清新雅正之作也如同薛道衡、杨素、虞世基等人一样，给予了唐初诗坛新鲜的活力，为日后初唐四杰直到陈子昂的诗歌改革做了一些准备。而唐律诗的形成，也与沈、谢等的注重声律有很大的关系，这是应该同时说明的。

陈叔达（五六〇？——六三五年），字子聪，陈宣帝之子，在陈封义阳王，赋诗甚捷，徐陵奇之。入隋，为绛郡（今山西新绛）通守（位次太守）。降于唐，授丞相府主簿，进黄门侍郎，兼纳言，拜侍中，封江国公。贞观中，拜礼部尚书。“坐闺庭不理，为宪司所劾”，以散秩归第卒。所著《隋纪》二十卷（《唐文粹》卷八十二《答王绩书》），今不存。

陈叔达的《早春桂林殿应诏》诗写道：

金铺照春色，玉律动年华，朱楼云似盖，丹楹雪如花。水岸街阶特，风条出柳斜，轻舆临太液，湛（一作仙）露酌流霞。

只有次联失粘，这在当时是不觉为奇的。全首平仄谐调，写宫殿春景幽美，见得他写诗的功力，难怪十余岁时赋十韵诗即为徐陵所赏。与上官仪的同题诗都可作为唐初宫廷诗的代表作。这样的诗题材狭窄，与社会生活完全无关。叔达还有《初年》诗说：“和风起天路，严气消冰井，索索枝未柔，厌厌漏犹永。”写的也是宫漏尚长的年初。《自君之出矣》说：“自君之出矣，明镜罢红妆，思君如夜烛，煎泪几千行。”（另一首《乐府诗集》卷六十九为贾冯吉作）此题始作于宋孝武帝，乃拟徐幹《室思诗》之第三章，以后作者甚多，王融有两首，范云作了一首，陈后主作了六首。陈叔达作了此一首，可说是梁陈余风。《听邻人琵琶》也是类似的作品。只有《咏菊》一首最好：“霜间开紫蒂，露下发金英，但令逢采摘，宁辞独晚荣？”胡震亨用中唐朱湾的“受气何曾异，开花独自迟”（《秋夜宴王郎中宅赋得露中菊》）来和这诗的后两句比，说陈作“婉厚乃尔”，朱作“费较量矣”（《唐音癸签》卷十一），此诗自然幽美，朱作却显衰飒。总的说来，叔达诗虽不算很低劣，但大多还应属于轻艳之作。

再谈杨师道（？——六四七年），字景猷，华阴人。隋宗室，清警有才思，入唐，授上仪同，尚桂阳公主，封安德郡公。贞观中，拜侍中，每退朝后与当时英俊宴集园池为文会，师道作诗援笔直书如宿构，为太宗所赏。后转中书令，改吏部尚书、摄中书令，贬为工部尚书，转太常卿卒。

师道有《阙题》一首（《玉台后集》），实为宫体之作：

汉家伊洛九重城，御路浮桥万里平，桂户雕梁连绮翼，虹梁绣柱映丹楹。朝光欲动千门曙，丽日初照百花明，燕赵娥眉旧倾国，

楚宫细腰本传名。二月桑津期结伴，三春淇水逐关情，兰丛有意双飞蝶，柳叶无趣隐啼莺。扇里细妆将夜并，风前独舞共花荣，两鬟百万谁论价，一笑千金判是轻。不为披图来侍寝，非因主第奉身迎，羊车诟畏青门闭，兔月今宵照后庭。

偶尔写景虽美，但大半篇幅均淫艳下劣，似非伪托，最足代表。又《初宵看婚》说：“洛城花烛动，戚里画新蛾，隐扇羞应惯，含情愁已多。轻啼湿红粉，微睇转横波，更笑巫山曲，空传暮雨过。”也极不庄重。一作杨希道的《咏琴》、《咏笙》、《咏舞》等，也都是梁陈余风。希道诗列入《全唐诗》卷七六九“无考”中，疑即师道音讹。《咏马》七律一首用事嫌重。

但师道诗也还有些较好的，如乐府《陇头水》：

陇头秋月明，陇水带关城，笳添离别曲，风送断肠声。映雪峰犹暗，乘冰马屡惊，雾中寒雁至，沙上转蓬轻。天山传羽檄，汉地急征兵，阵开都护道，剑聚伏波营，于兹觉无渡（一作度），方共濯胡缨。

《乐府诗集》卷二十一横吹曲辞收有梁元帝、陈后主《陇头水》，又刘孝威所作较佳。而此诗诗语是很自然的，风骨是道劲的。惟濯胡缨（粗缨出文理，出《庄子·说剑》和《魏都赋》）省称胡缨，易被误解。后来卢照邻、王建、皎然、罗隐等均有作，颇有新意。师道《中书寓直咏雨简褚起居上官学士》写得清新动人：

云暗苍龙阙，沈沈殊未开，窗临凤凰沼，飒飒雨声来。（《全唐诗》注：“洪迈以此四句为绝句”）电影入飞阁，风威凌吹台，长檐响奔溜，清簟肃浮埃，早荷叶稍没，新篁枝半摧。兹晨怅多绪，怀友自难裁，况复重城内，日暮独裴回。玉阶良史笔，金马谏天才，高萼通骀骑，复道驾蓬莱，思君赠桃李，于此冀琼瑶。

诗句是多么优美，通篇层次井然。结尾反用《诗·卫风·木瓜》：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投我以

木李，报之以琼玖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”

还有《初秋夜坐应诏》：“玉琯凉初应，金壶夜渐阑，沧池流稍洁，仙掌露方薄。雁声风处断，树影月中寒，爽气长空净，高吟觉思宽。”情景俱真，也很切题。《还山宅》写道：

暮春还归岭，徙倚玩年华，芳草无行径，空山正落花。垂藤扫幽石，卧柳碍浮槎，鸟散茅檐静，云披涧户斜。依然此泉路，犹是昔烟霞。

前四句写还山，中四句写山宅，结联今昔不殊，绾合入妙。惟岭、山、径、路为复。但他笔下的山宅是幽静少人的，描写如画。五绝《咏砚》写道：“圆池类璧水，轻翰染烟华，将军欲定远，见弃不应赊。”诗思亦新。

师道诗佳句很多，如“白云飞夏雨，碧岭横春虹”（《赋终南山用风字韵应诏》）、“日落横峰影，云归起夕凉”（《奉和夏日晚景应诏》）、“薤草生还绿，残花落尚香”（同上）、“九重丽天邑，千门临上春”（《奉和正日临朝应诏》），日本上毛河世宁纂辑的《全唐诗逸》卷上据其家藏千载佳句剩本还有采莲诗句，“采莲江浦觅同心，日暮风生江水深，莫言花重船应没，自解凌波不畏沈。”都可见师道的才思。由于他久居宫廷，生活阅历有限，作诗题材狭窄，所以成就不高，但比陈叔达为优。

谢偃和上官仪更是绮艳诗风的代表。谢偃（？——六四三？年），卫县（今河南淇县、浚县间）人。本姓直勒氏，仕隋为散从正员外，贞观初应诏对策及第，以上封事，太宗引为弘文馆直学士，作赋甚工，与李百药诗齐名，称李诗谢赋。出为湘潭令卒。今存他的诗四首：《踏歌词三首》、《乐府新歌应教》。全是浮靡之词，略举如下：

夜久星沈没，更深月影斜，裙轻才动佩，鬟薄不胜花。细风吹宝

袂，轻露湿红纱，相看乐未已，兰灯照九华。（《踏歌词三首》之三，按梁王枢《古意》云：“暮还垂瑶帐，香灯照九华。”《汉武帝内传》：“七月七日乃修除官掖，……然九光之灯。”）

青楼绮阁已含春，凝妆艳粉复如神，细细轻裙全漏影，离离薄扇讵障尘？樽中酒色恒宜满，曲里歌声不厌新，……上客莫畏斜日晚，自有西园明月轮。（《乐府新歌应教》）

上官仪（六〇八？——六六四年）的诗比谢偃要好一些。仪字游韶，陕州陕县（今河南陕县）人。贞观初，进士及第。召授弘文馆直学士，迁秘书郎。太宗每属文，遣仪视草。高宗时为秘书少监，进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。麟德元年下狱死。“工五言诗，好以绮错婉媚为本，仪既贵显，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，时人谓之上官体。”（《旧唐书》本传）今存诗二十首，又《文镜秘府论》西卷引佚句共十句。又张步云《唐代逸诗辑存》补《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应诏》、《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》、《赋得凌霜雁应诏》三首。

上官仪的“绮错婉媚”之作可以《早春桂林殿应诏》做代表：

步辇出披香（汉殿名），清歌临太液（池名），晓树流莺满，春堤芳草积。风光翻露文，雪华上空碧，花蝶来未已，山光暖将夕。

比起陈叔达的同题诗尤为绮丽。但颈联犯平头，次联又失粘。他还有《八咏应制二首》、《和太尉戏赠高阳公》、《咏画障》等轻艳之作，说什么“瑶笙燕始归，金堂露初晞，风随少女至，虹共美人归”，“翠钗照耀衔云发，玉步逶迤动罗袜，石榴纹带轻花转，桃枝绿扇微风发”，“新妆漏影浮轻扇，冶袖飘香入浅流，未减行雨荆台下，自比凌波洛浦游”，等等，这些诗恐怕更是上官体的效法者所欢迎的罢。由于王勃等人的反对，才使这种诗风得以遏止。